



花开十年

| 2000—2009 |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wash style. On the left, a flower with large, pointed petals in shades of red and orange is shown. A green stem with small leaves extends from the flower towards the bottom left. On the right, a dragonfly with a long, segmented body and transparent wings is depicted in fl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 brown paper.

**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
中外名篇佳作**

年度热评：盘点新世纪文化话题

十年记忆：永恒的国度岁月静好

十年青春：江湖中有他们的传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花开十年

2000—2009

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外名篇佳作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开十年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29-794-9

I. ①花…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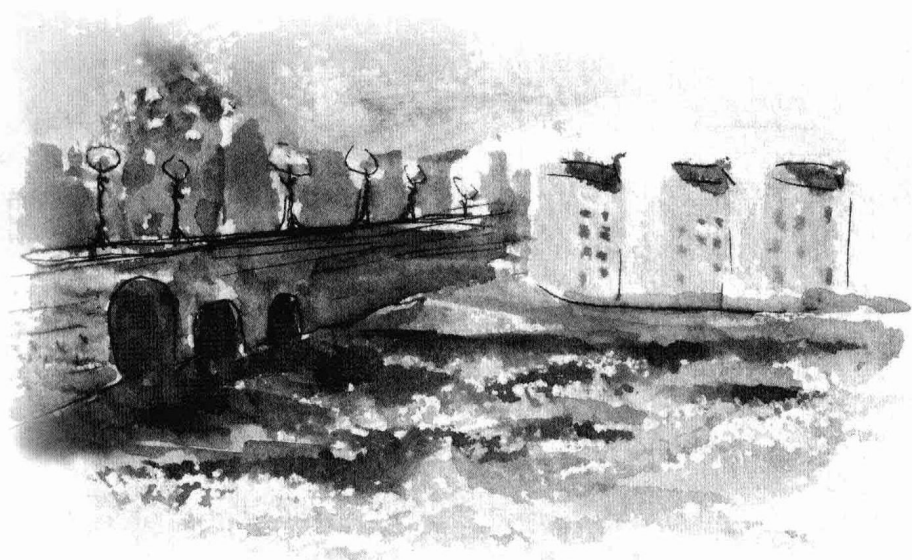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618号

书 名 花开十年

编 著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张冬冬 张翔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94-9
定 价 28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录



时代卷

P4

十年·记忆	34
年度热评2000	42
年度热评2001	46

文化卷

P52

十年·文化	80
年度热评2002	86
年度热评2003	90

人生卷

P96

十年·网事	137
年度热评2004	142
年度热评2005	146

情感卷

P152

十年·青春	198
年度热评2006	204
年度热评2007	208

哲思卷

P214

十年·喧嚣	245
年度热评2008	250
年度热评2009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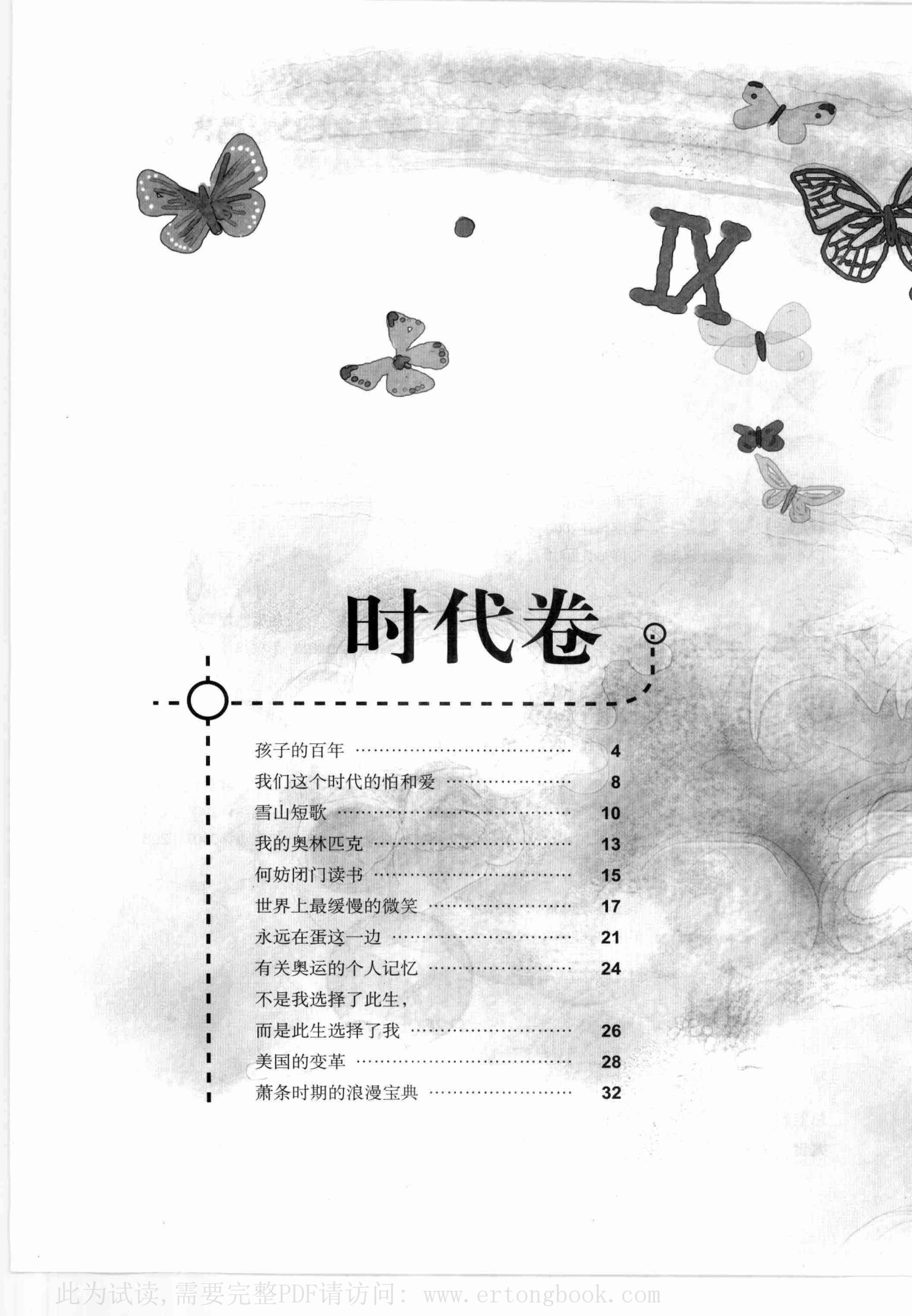
谐趣卷

P260

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孟遥

编者 小卯 路加 蒋芳仪 沙言 朱国印 李秋实 李鹏程





时代卷

孩子的百年	4
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8
雪山短歌	10
我的奥林匹克	13
何妨闭门读书	15
世界上最缓慢的微笑	17
永远在蛋这一边	21
有关奥运的个人记忆	24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 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26
美国的变革	28
萧条时期的浪漫宝典	32



孩子的百年

◎ [日] 大江健三郎 刘晓峰 译

1

二十一世纪开始了，我曾这么问过自己：对这新世纪你有什么想法？已经是老年人的我，想象着也许会和小时候的我在“自己的树”下相会。坦率地说，不曾有勇气想在二十一世纪身心一新，但我却非常期望你们能有这样的勇气。

我现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性格：在别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想法时，我认为这和自己无关而只在一旁观望。相反，我经常把事情做过头了而被父亲瞪上一眼。被瞪时，我虽然会反省自己的轻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秉性改不了。和周围的孩子们一起努力奋斗是好事情，有做过头的地方自己会去反省，那对于一个孩子也是好事，重要的首先是奋斗。

我已经是这样的年龄，每次走过森林，都担心着自己也许要和小时候的我在“自己的树”下相逢，而同时又好像在期待这相逢。也许我只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为此我想，如果我能够，我非常想把自己走过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也要继续走我一直走的路。能否沿着自己认定的路一直走下去，这取决于是否认真地思考过，因为难保不会走到不同的方向上去。向着自己认定的前方，我挺直身子观察着，尽量对

准自己的前进方向。因为这方向是自己从小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认定的，大概不会有急转弯的事情，我想我会这样一直走到底……

我家中的残疾孩子光是智能障碍。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智力发育大概只有五六岁左右吧。即便这样，他爱这一家人，关心身边的人的感情和健康的妹妹、弟弟。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森林中的祖母家里住了一周左右，回来后他这样说道：

“奶奶呀，请死得精精神神地！”

也许他记住了我母亲常挂在嘴边的，希望一直到死都“精精神神”的这句话。母亲很喜欢孙子的这句话，常讲到这件事，说这话给了她力量……现在我也对自己说：好吧，二十一世纪也要这样干下去，然后精精神神地去死！

2

光的音乐演奏和我的讲演——这是很让我心情舒畅的话题。由光的音乐演奏和我的讲演构成的“讲演与演出”时不时地举行着，前不久在兵库县的伊丹就举行了一场。

我的妻子一直以能和光共同生活为乐。对我们而言，他还是一个孩子，可在大家看来，他已经是大人的年龄了。如果不论他身体的大小和创作音乐的能力，单从他说话的方式和运动能力来说，他和当初与祖母讲那句话时并无两样。



即或这样，当音乐演奏结束，听众们要求返场时，和我们一家熟识的演奏家们会唤他上台向观众发言致意。为此他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一直想说的话，由我和妻子帮忙整理成文章，写在纸上放进他的口袋。这是光的“生活习惯”之一。

在伊丹，他是这样致词的：

“今天你们听了我的音乐，谢谢你们。

“我的外祖父叫做伊丹万作，所以，伊丹这两个字我从小就记得了。我觉得这地名很好。

“演奏长笛的小泉浩，演奏小提琴的小林美惠，还有演奏钢琴的荻野千里，都演奏得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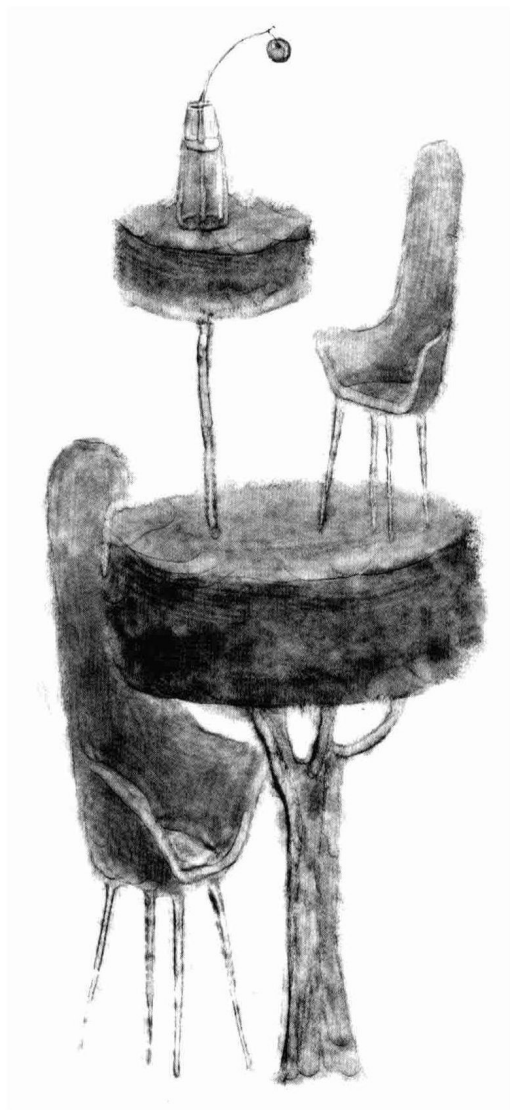
“衷心地谢谢大家！”

那次演出结束后，刚到家就接到了当地电视台送来的《百年前出生的人》这一电视节目的录像带。伊丹万作是日本刚开始有人拍电影的时代就拍出少有的优秀作品的导演，和现在的群体搞笑式的创作不同，他是实实在在致力于喜剧电影创作的人。

一家人一起看这节目的时候，“百年”这个词重新浸润到我内心深处。为这本书画插图的女子因为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取出了贴着她父亲用莱卡相机拍摄的小照片的旧相册。她一边用放大镜看着深褐色的照片，一边画起来。画那些细微的部分她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张照片和那张画之间的关系，在我头脑中唤起来的感觉也同样是“百年”。老伊丹照片拍下的，大体上是六十年前的事情，可是我极深地沉浸于一百年前出生的人生活的时代，沉浸于对映入他们眼睛中光景的想象。而正像对老伊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他孙子辈人的生活一样，我想到了今后的百年。

这张百年前出生的人拍下的照片，现在已是深褐色的了。今天的光景拍成的彩色照片，大概不久也会慢慢变色吧。而百年后看这照片的人，他周围环境会是怎样的呢？他本人和我是否很相似呢？我就这样想着百年后的事情。



我为有自己的空间而感到满足。在那间建在树上的读书小屋中，一次我在那里读书、空想，在田里干完活计的妈妈走过来，靠在我盖着小屋的枫树下休息。那时妈妈说的和奶奶高兴时说的一样，是这林中土地上流传的故事。母亲自己大概也是从外婆那里听到后记住的吧。而她们所说的“这是从前的事情”中的“从前”，大概就是百年前。母亲是个头不高的人，但因为我的树上小屋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假装听不到妈妈说的是什么。

妈妈讲的从前的事，其中之一是“童子”的故事。我从妈妈那里听到这故事时，事情过去还不到一百年。那大概是明治维新前后，我们这块土地上有过一次百姓“一揆”。

爸爸讲过中江藤树小时候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因为土地歉收，百姓们想减免些租税的愿望又实现不了，生活太苦，大家就商量逃到别的藩的土地上去，这叫“逃散”。“一揆”也是农民们聚在一起，尽管起因同是因为歉收，但却是面对向自己课取沉重租税的藩政府的郡的负责人（明治维新以后是从国家派下来的，和现在的县长比较接近）集体表示抗议的行动，参加抗议的人期望由此得到能让大家活下去的决定。

“一揆”发动时，农民们纷纷从村子中走出来，奔向郡长居住的城里。途中，用现在的话说叫“野营”在大的河滩上。人们在那里一边熬过漫漫长夜，一边商量着今后该怎么办。那时候，不知从哪里不可思议地钻出一个孩子来，用过去的说法叫“童子”。据说他教给了大人们他们想都没想过的新的斗争方法。“一揆”结束后，据说那“童子”又一个人消失在

森林的高处。

3

那时我躺在树上的“读书小屋”中，因为狭窄，躺得很不舒服。但只要妈妈靠在那枫树干上还没把故事讲完，我是不能下树的。天空蓝润润的，河透明得见底。河水粼光闪闪，那是小小的香鱼们在吃水苔。平时总要我“别在树上读书了，玩玩去吧”的妈妈，那天讲的故事却太长了，长得我多少有些听烦了。百年以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人会变成什么样？那时我已经开始我自己的想象。不用说，如果再过上百年的话，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想到五十年以后自己在哪里，做什么，就觉得现在不能就这样呆在这儿，所以那时心中多少有些焦躁。

就在那当口，妈妈问起来：

“要是现在‘童子’从森林中降临，你会怎么办呢？”

她与其说是在向我提问，倒不如说是自己在想象着。那时，我做出了断然拒绝“童子”降临的回答：“因为俺要做‘童子’。”这样一说，妈妈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笑着说：“那‘童子’是在村子中的人有困难的时候，从森林中降临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想当‘童子’，你就得多长学问，多锻炼身体才成呀……”

4

妈妈是非常普通，非常现实的人。在多少有几分梦想家色彩的爸爸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便去世的情况下，不现实的话她是无法把七个孩子养大的。可是，当我提出想成为学者（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最后没当成），她马上表示赞成



并为我去东京作好了准备。我有了家后，也是她发现生来便有残疾的光一言一行中所有有趣的东西，并在这方面给光的成长以绝对支持。

而我则是不读书时便会沉浸于想象中那种类型的人，和妈妈这么对过话以后，爬上读书小屋读上那么二三页书，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子”的事儿来。以现实中存在的事情为基础，续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叫做“想象”。将“想象”与一点依据都没有的“空想”加以区别的，是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研究的柳田国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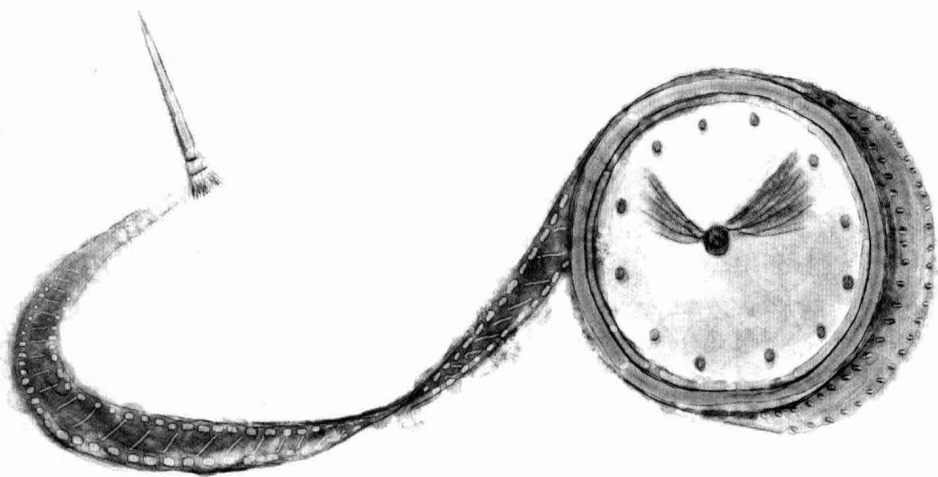
我在读书小屋上所做的，并不是母亲所期待的学习和锻炼身体，而只是空想而已。自己是“童子”，我这样回答给了母亲，但我不

真是那么想的。在我的空想世界中，反倒是如果发现“童子”从森林中降临，我很希望他能带上我走。去哪里？去未来，去百年以后的世界。

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都希望“童子”能把我带到百年以后的世界去——那该是科学极为发达，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就是想知道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自己是不是同样的人？

现在想一下，那时还有一点不安：生怕和自己现在认为是好的、正确的、美的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被看成是好的、正确的、美的。

（摘自《在自己的树下》，南海出版公司）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当代著名存在主义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品有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其作品渗透着人文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晚年，他转而写作多部自传体小说、随笔，将目光投向未来和孩子，充满温情和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关心，《在自己的树下》是他这一时期随笔的代表作品。



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 毛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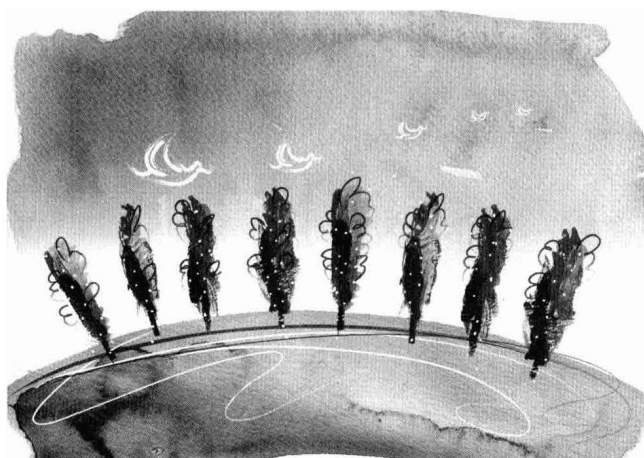
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家里一直有两个外公，一个是亲外公，一个我们叫做隔壁外公。所谓隔壁，也就是他在我们的大宅院里住最东头，挨着外公外婆的房间。在他死后，我才知道，这个隔壁外公

是我外婆在路上捡的，下雪天，他无家可归，外婆就让他在我家躲风雪，从此住了下来。

这事情，从来也没人觉得有多难得，房子本来就空着。常常，我还觉得外婆太爱财，把钱贴身放着，从不随便给我们零用钱，她表达感情也都是金本位，外婆在我们孩子眼中，向来和“高尚”“了不起”这些概念绝缘。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寝室里和同屋聊起这个隔壁外公，大家都肃然起敬道，你外婆太伟大了。简直是顿悟一般，我发现了外婆的非凡之处。

后来我想，在我的祖辈父辈，这种事情大概就是天经地义。我们有个邻居叫六虎，值班碰上贼，打不过贼，让单位受了损失，他爹就满弄堂追着他骂，不像现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也没人敢吆喝一声。

如今我们都越来越爱护自己。我们一边



用诗歌安慰自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片”，一边我们却奋力地把自己和别人隔绝，我儿子四岁，他幼儿园教材里的儿歌唱的就是：不睬陌生人呀不睬陌生人！

说起来，在一个天天有孩子失踪的世界里，我自己也隔三差五要跟孩子灌输：不能吃陌生人的糖！不要跟陌生人走！时间长了，他就对陌生人非常警惕，带他去公园，年轻的恋人逗他玩，他就畏畏缩缩的。然而我却不敢鼓励他，不敢对他说，乔，去吧去吧去和所有的人交朋友！去吧去吧别人向你伸手你也把手伸给别人！

慢慢地，我们都习惯了隔着距离和人交往，电视上看到人间悲苦，我们也动感情，但动完感情也就安然睡去。世界上的不幸渐渐地不仅麻痹了我们的感官，也冻结了我们的爱心，甚至，成为我们紧紧守护自身的理由。

昏昏世界里，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小跑，女，研究生二年级，两年前开始定期资助国家一级贫困县的一个有残疾爱学习的高中生。但是，一年多前，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突然接连



被医院宣布“股骨头坏死”“纤维性肿瘤”“肿瘤转移”，20万的医疗预算一下子跑到了小跑面前。小跑跑不动了，一头是她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一头是素不相识孩子的巨大绝望，潜意识里，小跑想躲开，跟我们所有被这个世界的悲痛所麻醉的人一样，小跑也为自己找了理由：我担当不了的！

但有一天醒来，想到高中生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小跑坐不住。她开始跑，她跑慈善机构跑残联跑红十字跑电视台跑报社跑各类社会救助热线，一圈跑下来，她发现，她的高中生还不足够“悲惨”还不足够“绝望”，也就是说，面对镜头和媒体，他的不幸还不足以煽情。

小跑不灰心。她给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写信，希望动员他们的社会号召，不果；她还找到朋友去武定县，给高中生拍了DV，寄希望于影像的力量，不果；小跑个人能展开的求助想象，也差不多枯竭了。但是，小跑说，一路走来，她的内心没有被打垮，因为一直以来，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的人在热烈地为她助跑，50块，100块，500块，虽然离20万还很遥远，但小跑却说：“不是被多少人拒绝过，看到有多少人漠不关心，也不是抱怨这个社会慈善体制多

么不好，正如高中生从来没抱怨过有什么不公平一样。只有受过他人恩惠的人才能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分馈赠都给人以无限希望的，这力量绝对超过任何负面的东西，这话听起来矫情，我也是实践了才知道。”

小跑还在跑，要在今年八月前跑出20万，而且，因为她，接力似的，我们周围很多人也跑了起来。小跑把高中生的事情贴到www.cul-studies.com的网上，网上同学自发形成一个团队，要到各大高校为这个高中生寻找希望。至于我，一个早已习惯了鸵鸟一样生活的人，也突然因为小跑们的身影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在一个高成本的社会里，道德和勇气同时可以是低价和天价；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鄙视20万，也可以因为20万而热泪盈眶。这是一个验证人心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诚惶诚恐地活着，但也可以豪情万丈地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摘自2008年6月27日《解放日报》）

毛尖：浙江宁波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著名专栏作家，电影评论人，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等地报刊开设专栏，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慢慢微笑——毛尖自选集》等，译有《上海摩登》。

雪山短歌

◎ 马 骅

马骅从梅里雪山发来的第六封信

朋友们：

学校终于放假了，我也送走了我手下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的欣慰和感伤难以用文字名状。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的小学是个不完全小学，最高只能到四年级。学生五年级之后都要到山南侧的另一个村里去读了。我教的四年级学生这学期后就要从明永小学毕业去西当小学读书去了，他们——8个女学生、4个男学生——是我的第一批毕业生。

我们的期末考试也是要到山另一侧的隔壁村小学里去统一考的。我们去了两天，7月10日正式考完。

7月10号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

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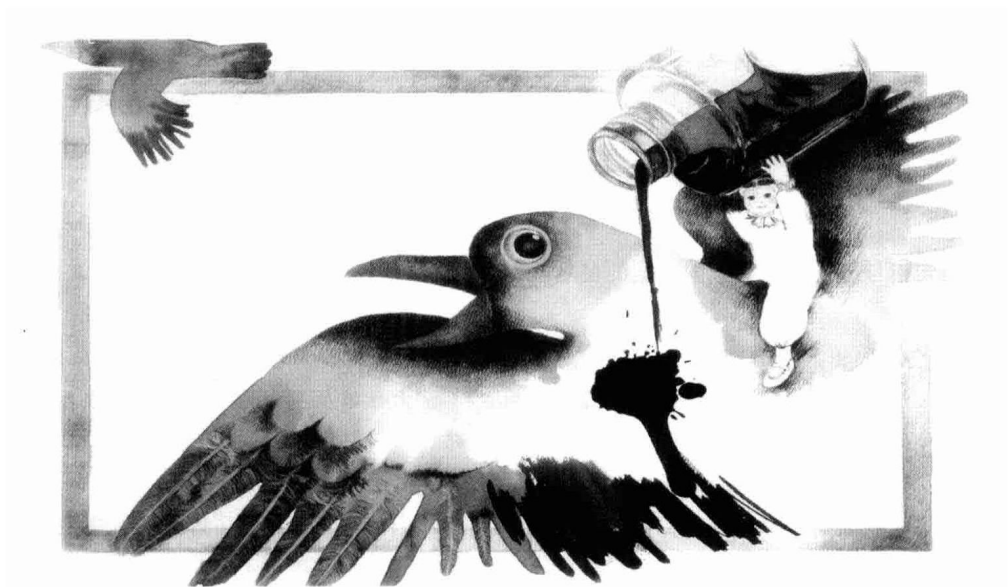
祝各位每天进步！

马骅2003.7.20

雪山短歌集之一 春眠

夜里，今年的新雪化成山泉，叩打木门。

噤里啪啦，比白天牛马的喧哗更让人昏



渍。

我做了个梦，梦见破烂的木门就是我自己，被透明的积雪和新月来回敲打。

附记

村子分为上、中、下三块，学校在中村。学校只有一座木楼，坐东南望西北，前后都是山。从雪山上化下来的一条溪流从学校西侧的门外流过，将学校和农田分开，是村里的主要用水。水算不上清澈，一遇到下雨或天气热，积雪、冰川化得厉害时水就一片灰黑。学校里准备了几个大塑料桶，把水沉淀一天后才能喝。去年年底，县里国债项目落实下来，村里在山上建了个蓄水池，总算把水的问题解决了。

雪山短歌集之二 乡村教师

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回来了，
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
青稞需要的绿，
却没带来我需要的爱情，

只有吵闹的学生跟着。

12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象今后的日子：
有点鲜艳，有点脏。

雪山短歌集之三 桃花

有时候，桃花的坠落带着巨大的轰鸣，
宛如惊蛰的霹雳。

闭上眼，瘦削的残花就回到枝头，一群玉
色蝴蝶仍在吮吸花蕊，一只漆黑的岩鹰开始采
摘我的心脏。

附记

刚来时，山上都是雪，白灿灿的，山顶常
常和云脚混为一谈。脑子里总出现韦应物的句
子：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当真
是好诗。

雪山短歌集之四 我最喜爱的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
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
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鸚
鹉。”

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
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附记

前四句引号里的，是我根据本地的民歌改
编而成的。

本地的民歌和大部分藏区一样，分为弦
子、锅庄、热巴等几种，最有特色的是弦子。
弦子是一种集歌、舞、乐器于一体的形式。玩
的时候男女围成一圈，男人拉弦子（二胡），
大家一起跳，歌词则是一问一答。每首歌有固
定的旋律，歌词则需要领舞的人现编，然后传
给下面的人。这一段歌词是我一个本地朋友翻
译给我，我再重新改过的。

雪山短歌集之五 山溪

石头的形状起伏不定，雪水的起伏跟着月
亮。

新剥的树木顺流而下

撞击声混入水里，被我一并装入木桶。

沸腾之后，它们裹着两片儿碧绿晶亮的茶叶

在我的身体里继续流淌。

雪山短歌集之六 山雨

从雨水里撑出一把纸伞，外面涂了松油，
内面画了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通往云里的山路
上。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
路

附记

山雨这个题目写了好几首，主要因为一旦
下雨，人就无事可干，只能呆在学校的走廊里
看山、发呆。记得八指头陀的俗名好像叫黄读
山，心有戚戚。

山里下雨时景色变化很快，山峰隐去，流
水声仿佛从世界外面穿过来。想起以前看冷酷
世界时，村上说听Bob Dylan的歌就像一个在
下雨天里托着下巴往外看的小男孩儿。所以，
想想也可笑，这个比喻转换一下的话，就可以
说：山里下雨的时候，我很像Bob Dylan的歌。

（摘自《雪山短歌》，作家出版社）

马骅（1972—2004）：诗人，199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
诗歌、戏剧和小说，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2002年起一直担任《诗生活月刊》的主编。
2003年3月到德钦县云岭乡明永村小学支教，2004年6月20日下午从县城购买教学用具返回
途中，不幸翻车落入澜沧江失踪。



我的奥林匹克

◎ 崔永元



1984年，洛杉矶，新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而我的奥林匹克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975年，我去丰台射击队面试，教练让每个人端起枪瞄着自己的靶子，然后他逐个看过来。这个教练是外向型的，比较夸张，他逐个看过来，或点头，或摇头，或叹气。

看到我，忘记说了，每杆枪上都有适合他观察的瞄准镜，他弯着身子看了看，起身看看我，又低下身子看瞄准镜。

他心中一阵狂喜，他发现了一个射击天才！我这么想。

“你是在瞄你的靶子吗？”他说，并且下了我的枪。

真是夸张，我回到家，抽出自己的气枪，走出门去。

更正一下，那时我还没有气枪，只是一个弹弓子，天色见黑还没打下鸟来，就把一只冲我狂叫的花猫打了，他的主人，和我差不多大的一个男人就在旁边，他能干吗？

差不多这时候，一个射击教



练去乡下看朋友，朋友家贫，他对儿子说，去，打几只鸟来下酒。

儿子应承着提着气枪打回一串鸟来。那教练喝完酒顺手就把朋友的儿子带到了射击专业队。

又过几年，那孩子长大了，一枪就把国旗升起来了。

那孩子叫许海峰，他为中国拿了第一枚奥运金牌，起因是他拿气枪打了一串鸟。

如果我也有气枪，也能打下一串鸟，兴许事情会是另外一样。

后来，我两次采访许海峰，两次请他讲用气枪打鸟的故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奥运英雄的成长之路，我圆的是我的奥林匹克梦。

我刷刷长到四十多岁，见了成千上万的人，我采访了不下100个世界冠军，我好像和顾拜旦老人促膝长谈了一样，我记牢了奥林匹克的秘诀，不只是金牌，不只是第一，不只是锦标。

是苏里南那个50米游泳冠军的奋斗，那个小伙子，他的国家只有50米长的泳池，他从那儿游向世界。

是坦桑尼亚游得很慢的那个女孩的梦想，全场为这个游在最后的女孩子鼓掌，女孩子说，她们不敢来，我就来了。

是牙买加那几个伏在冰橇上的小伙子的勇气，要知道，那是他们满是沙漠的热带家乡的唯一的一架冰橇。螺丝钉松了，冰橇散了架，小伙子们摔得七荤八素，他们的奥运会结束了，他们的奥林匹克却正在路上。

有一次去乒乓球队采访，我接张怡宁发球，接过三个，她钻桌子，低于三个，我钻。要知道，她的世界排名比我领先三

亿多名，结果我不停地钻桌子，那又怎么样？玩得起就输得起，这便是我的奥林匹克。

有一次在哈尔滨踢球，我们几个主持人被尊为“宝”，主办者让孩子们不要踢伤我们，这还不算，孩子们领先两球，主办者要求他们让回来。孩子们委屈得眼看就要哭了，我于是忿然离场，表示抗议。这就是我的奥林匹克，谁也无权糟蹋比赛。

我希望体育解说员不要说诸如“帽子戏法”“德比之战”等貌似专业的术语，要尽可能让所有人听懂、看懂、尽可能让更多人迷上爱上赛场，这就是我的奥林匹克。

2008年，我45岁，新中国59岁，都已成熟。

奥运来了，它会带来激情，也能带来理性，它崇尚开放的心态，接纳民主的胸襟，它用十六天的比赛让这个国家迈一大步。

这就是我的奥林匹克。

（摘自新浪网崔永元的博客）

崔永元（1963-）：央视著名主持人，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曾主持《小崔说事》《电影传奇》《荣誉殿堂》《我的长征》《小崔会客》等栏目。